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十五.

貝珍著實累了，一坐下來，靠在我的肩頭睡得好甜。沙爾索又取出大麻來與眾同樂，我興趣不大，一口也沒有抽。不一刻，漆黑的房中，好似擺了一地的泥菩薩。我打坐已有幾分火候，一坐幾小時也不成問題。只是肩頭上貝珍的重量，不僅壓得骨節酸麻，而且魔念叢生。起先，她是斜著身子，把頭倚在我的肩胛上。後來一再翻身，竟然把我的大腿當成枕頭，蜷曲著身體，睡得好熟。

她雖然膚色較深，但掩不住那甜美的輪廓。這一刻肌膚相親，我按不住心猿意馬，卻也忘不了她是個心目中只有東尼的好女孩。

我沒有帶錶，不知是什麼時刻。但以街上的汽車聲來判斷，大概接近午夜了。

恍惚中，一個人影衝了進來。我一驚，只聽那人叫著：「沙爾索！」

沙爾索迷迷糊糊的唔了一聲。那人說：「找到東尼了！」

「在那裡？」我衝口而出。

「在醫學院屋頂上！」

「什麼？」大家都驚醒了，沙爾索揉著眼，問道：「誰在醫學院屋頂？」

「東尼！」

「我的媽呀！他可真會爬！」

尼奧、秀子都站了起來。貝珍被我搖醒，兩眼惺忪，似乎還在做夢，及至發現還倒在我腿上，她連忙爬起身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太晒了。」

「我們快去。」尼奧急著就要走，招呼著大家。

沙爾索又入定了，甘格也抽得太多，茫茫然不知置身何處。我的腿已麻得不能動彈，血液在微血管中鑽動，難受得說不出話來。

尼奧見大家都迷迷糊糊地，他迫不及待，拉起秀子隨著那個嬉皮先走了。

貝珍還沒有進入情況，問我道：「他們要到哪裡去？」

「找到東尼了。」

「那我們也快走呀。」她立刻著急起來。

「等一等，我的腳很麻。」

等到能走動時，尼奧早沒有了影子。這時沙爾索倒清醒了些，也跟著我們出來。

沙爾索那兩個跟班的嬉皮，像是一雙影子一樣，永遠不聲不響地拖在沙爾索的身後。沙爾索說：「嘿！醫學院真邪門……才摔死了兩個……。」

「怎麼摔死的？」我不禁替東尼擔心。

「怎麼摔死的？」他又嘻嘻地笑起來了。大麻的藥性大概還沒有過去，他歪歪斜斜地走著，倒像在練醉八仙的步法。

他迷糊了一陣子，又說：「嘿嘿！那小子說做愛愈高愈刺激……絕！東尼……」

醫學院在聖法西斯教堂的一側，是棟四層樓的建築，完全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風格。幾柱哥德式的塔尖，在黑夜中倍顯神秘。尤其是有幾株百年大樹，枝葉繁茂，蔭影幢幢。那灰沉沉的磚石建築，原本曲直分明，此時月光昏暗，遠遠看去，一派中古的遺景。

我們趕到醫學院前廣場時，已有一大堆閒人，無不指著屋頂大發議論。

不知道東尼在哪裡，只見到三個人影正沿屋脊移動。有人大笑著說：「好哇！這年頭女孩子都喜歡刺激，你看那三個女人。」

「誰說的？那是男的！」

「你沒長眼睛？頭髮那麼長……」

我們正打旁邊過，說話的人一見到我們，伸伸舌頭，硬生生把話給嚥了下去。

走近一看，在屋頂上的竟是尼奧、秀子和另一個嬉皮。廣場中還有幾個嬉皮，見了沙爾索，忙過來說：「東尼先前在右邊，曼奴爾一上去，他就不見了。」

沙爾索問道：「哪裡可以進去？」

「大門鎖上了，只有走後門。」

沙爾索這時不糊塗了，他對兩個跟來的嬉皮說：「你們叫大夥在外面等，不要嚷，免得上面的人分心，滑了手。」

說完沙爾索便領著我和貝珍，由後門繞進去。要上屋頂必須先上四樓，進了門，他止住我們，叫我們在樓下等候。

大樓內一點燈光也沒有，顯得陰森森的，貝珍很害怕。我便扶著她的肩膀，她身子不停的抖顫，靠著我，連大氣都不敢出。

過了一會，我聽到尼奧的呼喚：「東尼！你在哪裡？」

沙爾索粗嘎的聲音也由另一端傳來：「在那頭，我們快圍過去，把他逼到樓梯口來。」

我四下一看，如果不走樓梯，只有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可供攀登。不過我懷疑一隻手還打著石膏的東尼，怎能隨意上下。

這時，遠處一呼一應，聲音漸漸移向我們這邊。突然之間，又傳來了樹枝抖動的聲音，我抬頭往大樹一看。一團黑影正在枝葉間閃動，我猜那多半就是東尼，忙叫貝珍在梯階前坐好。我告訴她說：「別怕，也別叫，東尼就在前面這棵樹上。他現在神智不清，驚嚇之下很容易失手，我過去接應他。」

貝珍乖馴地點點頭，縮成一團，靠在樓梯的欄杆下。

我走到樹下，果然看到東尼像猴子一樣，運用兩腿和左手，正從樹枝之間往下滑。他的神態很可怕，滿身都是污垢，但手腳依然相當靈活。

我躲在一個石柱後面，仔細觀望著他，準備隨時去救援。事實上是杞人憂天，他機警地抱著樹幹，滑到地上，然後前後左右打量著，彷彿是一隻受傷的猩猩。